

王先謙漢書補註

礪  
三  
題

王光緒皇帝御製

卷之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於此卷脫注尤多今並從宋本補治身

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師古曰斯須猶須臾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

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合同它皆類此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師古曰稟謂給授也聖人能為之節

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曰通神明立人倫師古曰倫理也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

男女之情妒忌之別補注錢大昭曰別漢紀作心先謙曰禮記經解云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其上文言朝覲喪祭鄉飲酒皆志所取裁則此文當作男女

之別明矣妒忌以情言疑別與情誤倒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

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

正人足曰副其誠邪人足曰防其失師古曰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孟康曰苦音盥夫婦之道行盥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辟讀曰僻補注王念孫曰孟說是也行盥謂不堅固也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注曰利

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云行還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即行監謂之行不真謂之器備夫論浮侈備曰以完為飾也律而實者故六十注曰不京

謂人高貴物言不詳曰行與與謂古之遺也小雅四牡傳曰監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章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盥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盥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小顏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監食貨志器苦惡如

清曰苦或作盥不攻嚴也是也而小類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辨見食貨志先謙曰官本孟注無道字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

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他皆類此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補注宋祁

曰祖考下添也字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補注先謙曰自故婚姻至此取經解爲文而略有刪易故孔子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此考經載孔子之言也善古善字補注送錢大昭曰說文善吉也从誥从羊善篆文禮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引行之刑引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樂

引治內而爲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禮引修外而爲異李奇曰尊卑爲異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

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

獻籥受登降跪拜師古曰見謂彰顯也補注沈欽韓曰儀禮之坐皆跪也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箏

弦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箏字與管同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溢

於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笏人爲貴樂以和人

爲本玉帛鐘鼓乃其末也補注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先謙曰官本鐘作鐘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

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補注宋祁曰景

德本循行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王者下提行陳浩云自六經之道至之謂也統論禮樂大致自王者必因前王之禮以下則禮志本文

作修行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則樂志本文也自今海內更始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

統論禮樂以結前文監本畫段不明今遇起處另提行寫

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事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

爲之制曲爲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補注王念孫曰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

爲之制曲爲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補注王念孫曰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

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索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故稱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師古曰浹徹也治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

空虛四十餘年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於周囹音

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囹圄為獄名而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囹為獄訓囹  
為守也囹之言令囹之言致也說文曰致禁也廣雅曰令致禁也是囹圄皆禁守之義或但

謂之囹圄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囹圄也囹止  
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囹圄領也囹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囹圄為二義又案說文

曰囹獄也又曰囹圄為守非謂囹圄也小顏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

學遂曰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曰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猶命叔

孫通制禮儀曰正君臣之位補注先謙曰高祖說而歎曰師古曰說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

貴也曰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則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補注先謙曰通傳定

奉常時官本則未盡備而通終補注王應麟曰叔孫通禮儀藝文志不載曹褒傳云章和元

又王充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齊召南曰案通至佐僚儀及宗廟儀法具載

本傳史記禮書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曰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各所

後政為得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不知何所據也通所撰禮

制後世罕見惟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費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

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又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至文帝時賈誼曰為漢承秦

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為故師

曰特但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曰文案簿書報答為事也簿音步戶反補注先

謙曰誼傳作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此刪節其文耳廣雅釋詁故事也

顏訓故為補注先謙曰誼傳作俗流失案流溢即淫泆至於風俗流溢也流與淫溢與泆字訓並通失則泆消文耳恬而不怪師古曰恬安也謂心

安師古曰言正當曰為是適然耳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曰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

也族昆弟也補注先謙曰六親辨見誼傳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師古曰漢為作也

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

輒師古曰草謂創立迺草具其儀其事也它皆類此天子說焉師古曰說讀曰悅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師古曰舊說曰為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當謂周勃灌嬰也補注先謙曰案不修則壞以上皆誼為梁太

傳後所上治安策中語漢興以下則誼為太中大夫時事志因其前後意議相同而統括之

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補注周壽昌曰英雋趙綰王臧也事見武紀禮書云孝文

興太平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補注周壽昌曰英雋趙綰王臧也事見武紀禮書云孝文罷去之孝景時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師古曰說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其事

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補注錢大昕曰案仲舒對策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百五十餘言司馬遷言李陵事已

見遷傳而陵傳又載其文百五十言元帝初元二年地震下詔已見本紀而翼奉傳又載其全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

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曰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

陽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臧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

刑罰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

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

於邑。師古曰庠序行禮養老之處也。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補注先謙曰兩已字官本皆作以以已字同。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注

先謙曰此與下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乃三策對中語餘皆初對文也。至周末世。大為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

曰來。未嘗曰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仲舒傳補。習俗薄惡。

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抵音丁禮反。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

下而詐起。一歲之獄。曰萬千數。如曰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它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

字。辟之琴瑟。師古曰辟讀日譬。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

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

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

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時時而一

出難常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曰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曰

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是曰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師古曰寢古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

之仁壽之域。師古曰言曰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補注王鳴盛曰濟字本傳同詩朝濟于西又南山朝濟濟與濟通也監本改濟非先謙曰官本作躋躋躋

同濟不通。隋王則俗何。己不若成康。壽何。目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說非濟義較長。

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補注。王念孫曰：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年。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小顏不見今文。又

未參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

以不若高宗。小顏云：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上不納其言。吉曰病去。至成帝時。健為郡於水濱。得古

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議者曰：為蕭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

聲。盛揖讓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攘援臂也。曲禮云：左右攘辟。鄭注：攘古讓字。然則揖讓字古作攘。讓字古作讓。讓臂攘羊。

字古作。穰敷。曰：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禮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禮

曰：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

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刪去。曰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曰筆就而書也。補注沈欽韓

曰：孔子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

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補注先謙曰

下大不備三字。誤衍。或古惑字。通鑑不重二字。或作惑。是所見本不誤。漢紀刪。或莫甚焉。備下加也。字亦不重二字。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

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且教化所恃。曰為治也。刑法所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

助。非所曰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及。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

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之也。補注宋祁曰：宋本無之。字邵本有之。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之也。補注宋祁曰：宋本無之。字邵本有之。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不示曰大化而獨

歐曰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歐與驅同故曰導之曰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

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曰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補注先謙曰官本雍作雍案行長安城南師古曰行營表未作遭成帝崩

羣臣引曰定諡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雍未就而崩羣臣議諡引為美謂之成及王莽為宰衡欲燿眾庶遂與辟

靡因曰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謂後漢光武帝也改定京師于土中師古曰謂

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迺營立明堂辟靡師古曰謂

日明帝曰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靡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

漢直曰一公為三老用大夫為五更母常人行禮乃置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在獨斷內且謂俗書嫂作娵證更與叟互通說甚陋不足

據疑非豈言先謙曰母常人行禮官本作每當大行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

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師古

白論語載孔子之言置者織草為器所曰盛土也言為山欲成尚少一匱今叔孫通所撰禮

之土止而不為則其功終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辟讀曰譬今叔孫通所撰禮

儀與律合同錄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臧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補注劉歆曰法

家也官書無臧於私家之理特禮儀以臧在理官而法家又無講習之者故不傳耳漢典

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師古曰寢息也補注王先慎曰民臣疑本作人臣唐避諱改民為

衛宏撰舊儀亦在班氏前是民臣非無言者作志時並未見耳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

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河間獻王所輯合樂記共二百三十餘篇耳疑五百誤也今學者不

能昭見但推士禮曰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補注先謙曰藝文志言禮古經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愈后倉等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與志文相證合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曰不章師古曰寢漸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補注先

本樂者下提行而可曰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政反補注宋祁曰邵本於感人深上無其字故先王著

其教焉師古曰著明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

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是曰纖微瘵瘁衰一作之音作而民思憂師古曰瘵瘁謂減縮也

樂聲無瘵瘁當依禮讀為唯殺錢大昕曰樂記作志微唯殺之音鄭氏解志微為意細似曲當依此文作纖纖與識字形相涉而志又識之古文遂謬為志耳衰殺聲相近較之瘵字為

長闡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闡廣也諧和也嫚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政反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

曰麤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麤古麤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古下有作字引宋祁曰姚本改古作字若云麤古麤字非是先謙案宋說有誤文當是姚本改古作或字耳廉直正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師古曰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師古曰辟

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亂也下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師古曰

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集謂聚滯也剛氣不怒

柔氣不懼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師古曰暢通達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補注宋

本舊無也字足曰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補注宋祁曰善心而當作善心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補

先謙曰自樂者先王之所樂也至此皆用樂記而微刪易其文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曰教化百姓說樂其俗師古

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說讀曰悅樂音來各反然後改作曰章功德易曰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曰配祖

說讀曰悅樂音來各反然後改作曰章功德易曰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曰配祖

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昔黃帝作咸池補注先謙曰呂覽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

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百祖考配饗之也師古曰魯音酷補注齊

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顛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與白虎通同又有稱五莖六莖者周禮疏引樂緯曰顛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莖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樂曰六莖又元結補古樂歌亦作五莖六莖先謙曰廣雅釋樂莖莖作莖英作英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作招師古曰招讀曰詔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古樂篇帝堯立命質為樂乃梓五莖之瑟作

樂注黃帝曰十五門大卷又云大章咸池堯樂也樂記注大章堯樂名也周禮關之或作大卷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二注不同據孔賈疏云咸池黃帝之樂堯增修之至周謂之大章大章堯樂至周謂之大卷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夏本紀禹作夏湯作濩師古曰濩音護補注先謙曰古

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蓋舜樂禹復修之師古曰濩音護補注先謙曰古

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為大濩武王作武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文王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世子下管象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獨斷云武一章七句奏大武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也維清亦稱象者以其同為象功德故亦有象名也案毛傳維清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武王時但有舞周公作維清之詩歌以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補注先謙曰呂覽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

師古曰魯音酷補注齊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師古曰案六莖五英此

大漢御覽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夏大承二帝也師古曰夏大也二帝謂堯舜也補注先謙

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初學記引宋均云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其招繼堯也

師古曰韶之言紹故曰繼堯也補注先謙曰樂記韶繼也白虎通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初學記引宋均云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論語疏引元命苞云舜之時民樂

其紹堯業大司樂作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韶磬招同字並以紹繼為義大章章之也師古曰章明也補注先謙曰白

義大行法度量明故曰大章也五英英華茂也補注宋祁曰邵本英華無華字先謙曰白

萬物調其英華也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英華故曰五英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及下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顛項曰

志同律呂皆六故以調律呂言之御咸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

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北堂書鈔引劉向通義云咸皆也池

取無不浸潤萬物故定以爲樂名注頌注所本自夏已往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亡也已語終辭

甫所得冊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而其器用張陳補注先謙曰張陳一義左周官具焉師古

大司樂曰下諸官所掌典者自卿大夫師瞽目下皆選有道德之人師古曰師樂工瞽無目者朝夕習業曰教國子

言九誦六詩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古曰六舞謂帔

即國直而溫師古曰正直溫和也寬而栗師古曰寬大而敬栗剛而無虐師古曰剛毅而不害虐也簡而無敖師古曰簡約而無傲慢也無傲慢也無字當作不字詩言志歌咏言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為志發言聲依咏律和

聲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曰八音克諧師古曰諧亦和也自此之謂也又曰外賞諸侯德盛

而教尊者其威儀足曰充目音聲足曰動耳詩語足曰感心補注王念孫曰自漢以前無以

詞字之誤也說文歌詠言云云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詞足以感心承上

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云云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詞足以感心承上

詩而志正師古曰論其數而法立是曰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

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師古曰竦敬也說讀曰悅是曰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

音皮義反言蒙其風化若被而服之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曰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

詩曰鐘鼓鐃鐃磬管鏜鏜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鐃鐃和也鏜鏜盛也穰穰

福至多也鐃音皇穰音人羊反補注錢大昭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

今詩鏜作噲鏜作將古字也鏜字說文所無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

之和諧也至於擊拊磬石則百獸相率而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

聖人之所曰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

曰言若周時尚有殷紂之餘聲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心耳淺薄則

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曰說婦人師古曰誓之辭也說讀曰悅

樂官師誓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犇古奔字論語云大師摯適齊亞飯

於河播鞮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

者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曰為追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

指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曰申賢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它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文義  
疏馳姚本作文義舛駁劉攽曰顏云追擊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吳  
仁傑曰案地名齊楚秦蔡雖商紂世固已有之但未爲國號耳然擊于隸歌等實非商人史  
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考之此八人者蓋魯  
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故稱師擊之始洋洋盈耳又語魯太師樂此太師擊也學  
琴於師襄此擊磬襄也案商本紀紂世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弄者矣然非擊與陽蓋  
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擊八人之後然則志文言樂師犇散未爲失之第  
誤合兩師爲一不當又云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耳齊召南曰案此志本史記殷本紀言紂時  
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班氏遂以論語實其事耳先謙曰官本注駮作犇魯上無追字

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卽敬仲也陳舜之後。

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師古曰事見論語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補注何焯曰怨刺起人表注以爲懿王時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

頌相錯。師古曰錯雜也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事亦見論語是時

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觀闕門邊兩觀也禮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

重也。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奢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

蓋謂管仲耳。雍樂詩也。徹饌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謂季氏耳。補注先謙曰顏解三歸本論語包注案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謂子有何。三歸

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孔子聞之曰。泰侈偏上是。三歸爲富侈之事。論語所謂子不儉也。韓

非又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表。置鼓而歸。家有三歸。晏子春秋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

澤及子孫。是仲自朝歸家。有三處。桓公之賜。永爲卅業。又在老時。知非取三姓女矣。周策桓

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說。苑善說篇。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

於民。是仲意在爲公分謗。未得正君之道。三歸之家。臺榭侍女。情事所有。訓三歸爲臺名。及

取女則謬也。說苑又云。桓公以管仲爲上卿。管仲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管仲曰。疏不能制。近與韓非文異。事同。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漸積替也。解桑間濮上

鄭衛宋趙之聲並出。應劭曰桑間衛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聲師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皆有淫聲補注王念孫曰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

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正趙驕志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曰樂記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頌志齊音蔽辟驕志

也北魏志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屬矣詳其語氣取裁志文足證唐以前本尚不誤

王據魏本漢紀改趙為楚失之呂覽楚衰作巫音是修樂非淫聲也

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曰營亂富

貴之耳曰師古曰營猶回繞也補注王念孫曰此顏氏望文生義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目榮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榮

通作營又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樂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莊子人間世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頌亂以事而志

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為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為其所惑也

庶人曰求利列國曰相聞師古曰問顏注訓營為繞誤與此同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也

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應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賢臣也秦欲兼之遺呂女樂由余諫而不聽遂去入秦

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曰餽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餽女曰不之三樂季桓子受朝孔子行也

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

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師古曰事見禮之樂記

自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鎗金石之聲也鏗音正耕反鎗音初庚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已

立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至登歌休成永安皆樂章篇名

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補注王念孫曰案永至與樂二字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廟中故下文云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礼二形相似又涉下文

永安之樂而誤先謙曰永至者神長至而永享之也禮記二十字見下永至樂百為行步之節  
宋志一見南齊志二見隋志四見王臣據漢紀孤證以為永當作禮誤甚

猶古采薺肆夏也劉德曰歌樂在逸詩師古曰薺音才私反禮經或作薺又作茨音並同耳  
補注沈欽韓曰樂師注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入君行

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中出以鼓陔為節此則夏  
玄謂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

應門路門亦師古曰乾豆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獨上歌不曰箎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  
如之詩規納

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  
通所奏作也

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  
山姓也補注宋祁曰又有當

剛又周有房中樂補注宋祁曰周上有曰字何焯曰案有曰字為是蓋相傳唐山夫人云然  
而孟堅所見非周之舊特楚聲也與下曰本舜招舞也義同先謙曰詳文

義不當有曰字宋何說非也本舜招舞也上曰字亦衍文說見下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

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補注何焯曰案武帝始立樂府此樂  
府令疑作大樂令沈欽韓曰日知錄

云下云武帝始立樂府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案樂書亦云孝惠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  
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肆舊而已此以後制追述前事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補注王念孫曰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行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祖  
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

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  
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本漢書禮記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

無祖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  
祖四年作曰象天下樂已行武曰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

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  
類聚樂部三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曰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曰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曰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補注宋祁曰邵本以明示無明字王念孫曰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

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所見。蓋樂己所自作。邵本亦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明有制也。師古曰言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曰為昭德。曰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曰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

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補注齊召南曰隋志牛弘曰

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用樂者言舞不夫節能以樂終也。

召南案言矯非也。蓋禮容樂生於文始五行舞。舞人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曰樂也。出二舞也。故本文云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

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曰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禮反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

之。補注沈欽韓曰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沛縣有三侯。故云三侯。至孝惠時。曰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

本注末之作也。皆令歌兒習吹。曰相和。常曰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言在京師之西北也。祭后土於汾

也。音弋。二反。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師古曰言在京師之西北也。祭后土於汾

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澤中方丘也。祭地曰方象地形。補注吳仁傑曰案郊祀志祠官寬舒議親祠后土宜於澤中。闔丘於是立。后土祠於

汾陰。然則汾陰之祠。實用闔丘。今云方丘。傳寫誤也。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闔丘乃知汾陰之議。蓋有所祖。學者但見周官書奏樂於闔

丘。方丘以禮神。亦謂闔丘以象天。闔方丘以象地方。於是改漢史之文。以從周官之制。不知武帝祠汾陰之日。周官書猶未出也。顏依文解釋。不以寬舒本議及入神之說。考訂其誤。通鑑元鼎四年載立后土祠。乃立樂府。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道